

王度廬著

武俠
小說

鐵

騎

銀

瓶

第五冊

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還珠樓著：皋蘭異人傳 | 二冊 |
| 鄭證因著：天南逸叟 | 二冊 |
| 鄭證因著：子母金梭 | 一冊 |
| 鄭證因著：大漠驚鴻 | 一冊 |
| 鄭證因著：五英雙豔 | 一冊 |
| 鄭證因著：巴山劍客 | 一冊 |
| 鄭證因著：貞娘屠虎 | 一冊 |
| 鄭證因著：鷹爪王全書 | 四冊 |
| 鄭證因著：武林俠踪 | 一冊 |
| 白羽著：俠隱傳技 | 一冊 |
| 白羽著：祕谷俠蹤 | 二冊 |
| 王度廬著：鶴驚崑崙 | 二冊 |
| 王度廬著：寶劍金釵 | 二冊 |
| 王度廬著：劍氣珠光 | 四冊 |
| 王度廬著：鐵騎銀瓶 | 二冊 |
| 王度廬著：臥虎藏龍 | 二冊 |
| 王度廬著：紫鳳鏢 | 二冊 |
| 王小川著：俠骨柔情 | 二冊 |
| 徐春羽著：碧血鴛鴦 | 二冊 |
| 徐春羽著：屠沽英雄 | 二冊 |
| 勵力出版社出版 | |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經 售 處

上海 山東中路 匯文書局
 上海 北京西路 協和書店
 上海 四馬路中 百新書店
 上海 山東中路 正氣書局
 青島 莘縣路 新明書報社
 北平 楊梅竹斜街 新華書店
 漢口 洪益巷 青藜書局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民國三十七年五月版

武俠長篇 鐵騎銀瓶

第五冊實價六元

著 者 王 度 廬

出 版 者 勵 力 出 版 社

四馬路復興里五號

發 行 者 劉 彙 臣

武俠小說

鐵騎銀瓶目次

第五冊

第十三回

走涼州假意結豪友
尋疑索潛跡探崇樓

……一

第十四回

深山劍影女傑尋仇
石窟火光奇俠盡義

……六七

第十五回

單人馬雪地遭計擒
兩義俠深莊翦巨惡

……一〇八

武俠
小說

鐵騎銀瓶

第五集

王度蘆著

第十三回

走涼州假意結豪友

尋疑索潛跡探崇樓

土蛋刁三一邊用力奪腕子，一邊嚷嚷着說：「還沒有什麼要緊吔？你小子好大的胆子！你不但敢叫吳老太爺的外號，你還敢叫少太爺的官諱？你這小子，你是找到涼州送命來了吧？」他又叫着：「趕車的！你們快進去請黃七爺，盧四爺，出來打道個忘八蛋……哎喲！我的腕子快折吔！」鐵芳鬆了他的腕子，却又給他一脚，土蛋刁三便來了個「仰八脚」，滾在稀泥裏，旁邊亂了早有人報到鏢店裏，那店裏就匆匆地走出了五六個彪形大漢，全都氣象威武，衣服整齊，像是鏢頭的模樣，其中有二人還都拿着明晃晃的鋼刀，在後面走的一個人却趕向前來，伸胳膊先將他的朋友們都攔住，他瞪起了大眼向着鐵芳不住打量，此時那土蛋刁三已由泥中爬起，他的右手搭拉着，好像已成了殘廢，他通身都是泥水，又像是一隻老母豬，就要過去揪這人的胳膊說：「黃七爺！咱們得打死這小子！他敢叫出吳少太爺的官諱！」這人的青茶色的綢馬褂叫他給弄了好幾塊泥，不由得大怒，說聲：「滾……」一脚又把刁三踹出了多遠，把馬褂上的泥彈了彈，這才向鐵芳問說：「朋友！不必跟他一般見識！你有什麼事！可以跟我們說！」鐵芳就拱了拱手說：「我

原是到這涼州城來找吳元猛的。」這個黃七也現出來驚疑的樣子，就又問：「找他有什麼事？你貴姓？」鐵芳說：「我姓……姓王，久仰吳元猛的大名，此次是出新疆來，路過甘州遇見了舊友沙老大，他聽說我沒有去處，才叫我來投奔吳元猛。」黃七却又露出看不起的样子，把頭搖了一搖，冷冷地說：「你既是沙老大荐你來的，要想在吳少太爺的手底下求飯，我告訴你的是好話，你就不能够這樣稱呼他呀？」鐵芳挺直了胸說：「你不要這樣說！我跟沙老大雖然相識，可是你却休拿他跟我并比……」拍了拍他鞍旁的寶劍，那黃七等人把眼睛瞪得更大，更是不住地打量他且露出吃驚之色。鐵芳就說：「我來找吳元猛，並非爲是求飯，我也保過鏢，走過江湖，在天山之間，新疆的沙漠上也都有不少的朋友，不是爲吃飯。我只是聞吳元猛之名，想與他交一交！」對面的這幾個人就愈爲驚異，鐵芳却又說：「在峽口營我也與野馬薛瑤，海旁蟹哀慶兩個人見了面了，他們都叫我來此地。」黃七一聽便笑了，說：「原來都是自家人呀？你何不早說呢？來！把王大爺的馬接過去。」又向鐵芳拉手說：「進來進來，這些位朋友，等到裏邊我再來給你引見！」當下就有人過來恭恭敬敬地來接鐵芳的馬，鐵芳却不放心馬上的包袱和寶劍，他都親手解下，親手拿着，這才略微謙遜了一下，便隨着黃七走進了鏢店的大門。身後和旁邊都有人跟着他向他打量，並悄悄地談論。鐵芳昂然住那裏去走，只見外面雖然很亂，馬棚，廚房，把式場子，沒有幾間房，裏院却是房屋高大，院落整潔，鐵芳心說：說不定吳元猛就住在此地，快些見面跟他決一高底，就算完了，不然等到那個斷了一隻手的野馬薛瑤來到事情必要鬧穿，那時也得有一場亂鬥。他被讓進東屋裏，見屋裏，見屋

中，陳設得很是特別，門後雖然放着刀棒，壁間也掛着刀劍弓矢，可是也有對聯跟字畫，上款都題的是什麼，「仲謀仁兄雅正」等等的字，「仲謀」大概就是吳元猛的合甫，大概是取的又勇猛，又廣智謀之意，這個號倒跟三國時的孫權的大號相同。隨後進來的一共是四個，黃七還有黃七給引見的盧四，鐵腿孟山，大刀陶謙，這都是本鏢店的大鏢頭，也可以說是黑山熊父子手下嘍囉，倒是都很客氣，尤其是黃七他不住地讓座，鐵芳脫了皮襖就坐下，他在下首椅子上陪着，就要請教鐵芳的「合甫」，鐵芳却一時真想不起來。

只把他師瘦老鴉的名字借用了，說：「我名王仲遠。」黃七抱拳說：「更是久仰了。」叫夥計獻茶，又說：「把王大爺的行李跟寶劍都放在那邊椅子上吧！」夥計給抱過去，鐵芳的眼睛還隨着向那邊看了看。黃七就先問野馬薛瑤在那裏的情形，鐵芳說：「他們在那裏倒還都好，我只同他們見了一回面他們就叫我來了。我在甘州住了很多日子，此次一路往這邊來的還有沙老大，跟……」說到這裏笑了笑，又說：「跟他認識的一個婦人，名叫粉菊花。」黃七聽到這裏，就哈哈大笑，旁邊的三個人也都笑了，黃七就說：「沙老大那小子就指着她吃飯嗎！他就算是她的一個老人家，粉菊花跟我們這裏頂熟，沒有人不認識她的，我們到甘州去也總要先去看她，那娘兒們倒很會掙錢，這兩年她手裏也有些積蓄了，眼眶子也比早先高些，除了我們兄弟這幾個，別人恐怕她還不大答理呢！」旁邊的孟山陶謙二人就全都問：「她是要往那地方去？」鐵芳說：「聽說她也是要來涼州，我却嫌她坐的車太慢，並且不願與她那樣的一個婦人同行，我便先來了。」旁邊的三個人又都悄聲帶笑地談說，他們說：「那娘們來了，許是在四喜堂搭夥，咱們還能

够去，要是她一來，就去見金大娘，那，咱們可就……」黃七接着他們的話，就笑着說：「那咱們可就光看着眼饞了！可是你們放心，她來到涼州是爲什麼？一定是她在甘州混得不好，這才來，求飯，她要是先上了高台塔，叫你們爬不上去，那難道金大娘還能够永遠管她的飯吃嗎？」鐵芳此時就驚疑地問說：「金大娘又是什麼人？」黃七攔手說：「那，你老兄就不必問了，你在此住得日子久了，必定能够知道，對外人，也少要提說她的名字。你既是慕吳少太爺之名而來，回想五年前，那時我也是如此，我原在長安保鏢，金霸王咱不敢高扳，銀霸王候雄，鐵霸王晉定遠，李平，張保，焦袞，秦傑，跟灑關的老君牛張伯飛，仙人劍張仲翊，那全是我的老朋友，我來此也是，因爲少太爺他瞧着我的刀法好，他才把這座鏢店交給

我經管！」鐵芳聽了他這樣得意洋洋地吹着，自己的心裏却不住暗笑，忍耐不住，便問說：「吳元猛兒現在那裏？煩你快些帶我去見他才好！」黃七却擺手說：「別忙！別忙！」先說：「見了他時，你還是尊敬他一些才好，叫他一聲吳少太爺不算就低了咱們的名頭，本來他就比咱們高得多！」又說：「你來得巧，他本想回鄉裏去看看，因爲下雪，祁連山裏不好走，所以他沒有回去。現在他正在城中可是並沒有在這鏢店裏。」鐵芳急問：「他住在什麼地方？」黃七却不急不慌地說：「這保發鏢店雖是他開的可是他並不在這兒住，他另有大宅子。」鐵芳說：「我知道他是另有大宅子，可是他的宅子在那裏？在什麼地方？」黃七說：「你找他去他是絕不能見你。」鐵芳說：「我不找他，我要請他來到這裏見面。」黃七却說：「老弟！你真把少太爺小看了！他那樣大的身份，誰能够請得動他？你同他又素不相識，你想，他能够爲你

立刻就來？」鐵芳不禁忿然，黃七又擺手說：「別忙！別忙！我看你大概是在沙漠裏走慣了的，性情就跟那裏的風似的一樣地急，你來到涼州可不能這樣，尤其是吳少太爺，他是一位辦事最沉穩，最細膩的人，譬如，這件事大概你曉得，從去年他就去找玉嬌龍去比個高低，今年夏天他聽說玉嬌龍跟一個姓韓名叫鈔芳的小子又回新疆去了，他那時就想追了去拚鬥，可是直到如今他也沒去，並不是他胆小畏縮，也不是他性情懶，是他生來的就謹慎細心，要不然他也不能成這麼大的事業，出這麼大的名！」鐵芳一聽，倒覺着有些意氣銷沉了。

因爲覺着吳元猛大概是一個沒志氣的人自己真值不得到涼州來找他，還不如一直踏雪登祁連山去殺黑山熊呢。又聽黃七說：「今天有陝西灤陵鎮的呂通海保着一萬多兩鏢銀來到這裏，吳少太爺把他請了去了，兩人都是當世的豪傑，現在一定正談得起勁，他也沒工夫見你，不過，待會兒我叫別人到他的宅裏，把你的事告訴他一聽就得了。」說着就向盧四說：「老四你去辛苦一輪怎麼樣？」那盧四點頭說：「好！」站起身就出屋去了，這裏黃七又向鐵芳說：「王老弟，咱們是一見如故，你就在這裏住一兩天也不要緊，我這個人最好交朋友，我一定能引着你去見他一面，他若看着你好，就許留你在這裏幫助我，如覺得不中意，他至少也得送你點盤纏，你若覺得不夠，我們還可以給你添些。都是江湖朋友，彼此就不用客氣，要是粉菊花來了呢？那咱們還得一塊到她那兒去樂一樂呢！」那孟山陶詳兩個人也都跟鐵芳說說笑笑起來，鐵芳覺着這些人的心裏倒還都爽快，自己便也勉強笑着與他們談話，他問到沙漠自己也就談沙漠，他

們問草原，自己就也說草原，假說自己在新疆是個半天裏，半截山那樣的人，可是一提到玉嬌龍與春雪瓶，他就說：「我只久仰她們的大名，可惜卻沒有見過。」這三個人都笑着說：「聽說玉嬌龍死了，不知是否真的，她就是不死也早成了老太太了，見了也沒有意思，倒是春雪瓶，我們倒都想……」鐵芳一聽他們說的話要辱及雪瓶，他就不得把臉往下一沉，可是這三個也像是有什麼顧忌似的，話只說到這裏，彼此一望，笑一笑，就不再提了，鐵芳倒不由得納悶，忽然外面有一個像夥計模樣的人，往屋裏一探頭，此時黃七，孟山，陶謹，就全都站起來，黃七並且用眼色將那人瞪走，他就向鐵芳笑說：「你在這裏坐着我們來了一件買賣，要去商量商量。」說着，三個人就都匆匆地走出。鐵芳愈是驚疑，因為屋中還有個伺候茶水的夥計，他就不便追出去察看，他就倒背着手兒在屋中來回地走，心中是又悶又急，過了很多時候，忽聽屋門「吧」的一開，原來是那個盧四回來了，他好像剛喝了酒，面發紫紅，眼瞪得很大，進屋來，就瞪住了鐵芳，並且急跑過去擋住了那把放着包袱跟寶劍的椅子鐵芳也陡然吃一驚，手下預備好了拳式，却神色不變，從容帶笑問說：「盧兄！你見着吳元猛說了我的事沒有？」盧四却釋笑着，說：「不用說，他就早知道你了，你是爲什麼來的？」鐵芳笑說：「這真奇怪！難道你沒說我是爲見他交個朋友才來的嗎？」盧四哼了一聲說：「怕你不能只爲這個吧？」鐵芳昂然說：「我倒是還想到那連山去見見黑山熊，因爲……」盧四厲聲問說：「你真不爲別的？」鐵芳也大聲說：「我真不爲別的，難道我還要奪他的名聲，占他們的鏢店嗎？」盧四回手「鏘」然一聲將他那口寶劍抽出來了，近前一步，更厲聲問說：「你說實話

，你不是？……你不是從迪化跟隨那個……玉欽差來的？」鐵芳笑着說：「豈有此理，我認得玉欽差是誰？」盧四忽然又笑了說：「你不是爲玉欽差的事才要見吳少太爺？……」他的話雖未全都說出，但鐵芳立時就明白了，於是也厲聲說：「他既不背見我，你就把劍給我，由着我走吧！我一人什麼事情，什麼買賣也會去作！」盧四咧着嘴過去，鐵芳却劈手就搶過來寶劍，盧四却趕緊回身就替他拿了劍匣，拿手捧着，笑說：「快把劍收起來吧！帶上，現在我就帶你去見他吧！」鐵芳倒不禁有點疑惑，就問說：「吳元猛還在什麼地方啦？」盧四說：「現在他的宅子裏吃酒呢，因爲今天來了灤陵鎮的呂通濟，他設宴洗塵，還有本地第二位的有名人物，鎮涼州未逢源頭一個財神爺馬百萬。」

另外還有飛虎鮑坤，那是隴山五虎中的大爺，這三個人今天作陪客。剛才我把你來的事向他們一說，他們都很詫異，吳少太爺叫我立時就帶你去見。」鐵芳一聽，曉得吳元猛絕不是個呆子，他已把自己的來歷看出了十之八九了，這回叫了我，他也許安排下了陷阱，我去了，他們就把我捉了起來。……然而他是絕不畏懼，遂點頭說：「好吧！你就帶着我去吧！」他於是將劍入匣佩在腰間，又去拿了大皮襖披在身上，盧四還說：「你的行李就放在這裏，不要緊絕沒有人動。」鐵芳點了點頭，盧四也就插了一口刀帶着，同鐵芳往外去走，出了鏢店，往東去不遠，就是一條很窄的胡同，有十幾家小門，有的門口還站着穿紅戴綠的婦女，盧四一來到此裏，就神氣十足，走了過去，也就笑着說：「這條胡同你得清楚點！花姐都住在這兒。」鐵芳猜着本地所謂的「花姐」，必定就是妓女，而這條胡同也就如同是洛陽的琵琶巷。他沒有

言語。隨着盧四又拐進了一條較寬的胡同，這裏路東有一家高台階的門兒，門雖不大，可是黑漆嶙新，房子蓋得整而高大，裏邊還像是有樓，有一個十六七歲的丫嬾似的女子正出來倒髒水，盧四就趕上前去叫着：「杏兒姑娘！金大娘在家裏沒有？你替我問她老人家好！」這個丫嬾笑了笑，就把水一潑，盧四摸着他的袍子說：「哎喲！潑了我一身！」丫嬾更笑了，又凝目看了鐵芳一下，就跑進門裏去了。鐵芳十分注意這個門兒，記住了這裏就是那「金大娘」的家，金大娘那婦人在本地的勢力一定不小啊！他遂就趕上了盧四問說：「金大娘到底是個幹什麼的？莫非是吳元猛的拚頭嗎？」盧四擺着雙手變色地說：「千萬別胡說！千萬別胡說！」鐵芳倒不禁發怔了。盧四又指了指南首，說：「剛才咱們走過的那條胡同，那裏邊住的花姐們，就都是金大娘的乾闺女，若不給金大娘叩頭，不給金大娘送禮，就別想在這兒混，」鐵芳這才明白那金大娘也不過是本地的一個老鴿子。盧四又說：「連咱們也是，要不當金大娘的乾兒子可也不能在這兒吃飯。」鐵芳一聽這話倒又明白了，剛要再問，就又出了這條胡同，來到一條橫街上，路北就是一遍新蓋的房屋，一座大門，那門前站着七八個身穿短衣的年輕漢子，都一齊扭頭往西邊去望，還有一個人騎着馬，兩個人步下跑着，都往西邊追下什麼去了，盧四就面現驚異之色，趕上前去問說：「什麼事情呀？你們在這兒看什麼呀？」門口的這些人，把脖子扭得像回不過來了，有的握拳頓腳，有的談論紛紛，鐵芳細聽他們談論，並聽他們回答盧四說：「剛才這門兒來了一個年輕的漂亮小夥兒，戴着一頂紅纓帽，騎着匹馬，媽的他直在這兒來回遶，拿眼睛直瞪咱這大門，不是探子，就是他媽的找打的！」盧四這時把兩眼全

都嚇直了，鐵芳更爲詫異，他想這就是那裏會在甘州來安店裏住過的那個「漂亮的小差官。」玉欽差若有這麼一個幹練的官員在後邊保護，可真使自己放心了。這大門前的石樁上也拴着不少的匹馬，原來這就是吳元猛的宅子，好闊！盧四帶着他上了台階就往門裏去走，這些人也都隨着進來，却又拿眼睛把他包圍了。鐵芳却神色不變，腰掛寶劍，反披着黑羊皮襖，邁動大步就往裏院子都是新磚鋪成的，積雪都打掃得很乾淨，且有僕人，僕婦，丫環們出入，裏面的院落很深，但到了第二重院內盧四就悄聲叫鐵芳止住步了。但這時那高大的北房中早有人隔着玻璃窺向外來望，盧四就趕過去，低頭拱身，隔着玻璃跟屋裏說了兩句話，就回手指了指鐵芳，遂又笑着，向着玻璃鬚身，退了兩步，才轉過身來。

却又挺着腰，威風凜凜，向鐵芳說：「你就在這兒等吧！少太爺正在陪客吃酒呢！待會兒才能叫你進去見！」鐵芳却說：「我不能多待，見了吳元猛，若看他是個朋友便罷，他若徒負虛名，不是個可交的人，我還今天就要離開涼州呢！」他昂然就要往屋中去闖，忽見由屋中走出來一個中年的短身漢子，手提着一對先芒耀眼的誣手彎鈎，抬抬下巴，向鐵芳說：「站住了吧！你不是要見吳少太爺麼？」鐵芳看這個人的像貌並不怎樣出衆，只是身體倒還結實，臉色跟地皮一樣，眉目十分的兇惡。鐵芳就一點也不客氣，問說：「你就是吳元猛麼？」這人搖頭說：「不是！我姓鮑名坤，號叫飛虎，你是從西邊來的，你不能不道，現在迪化去了幾位豪傑，惡虎楊鑫，猛虎林永，瘦虎常明，黑虎哀用，那都是咱的弟兄。」鐵芳點點頭，毫不驚異地說，「原來你們都是隴山五虎？我在西路上倒沒遇見他們，不過久仰你們得很！」飛虎

鮑坤一笑，說：「豈敢豈敢！」他把鈎歸到一隻手裏提着，走過一步來說：「朋友你是要見吳少太爺嗎？他跟我老朋友，他現在就在屋裏，可是他要見一個人，得先看看這個人的武藝，武藝要是不差！他可以留下，給碗飯吃，武藝要是稀鬆平常，那也就不見，我看你的像貌還威武，口氣又大，一定是會幾下子武藝那麼就請你先練一練，我兄弟奉陪！」鐵芳說：「我來到這兒原是爲看看他那個人，交交朋友，非想來此與人爭鬥，顯武藝。」飛虎鮑坤把鈎又掣在雙手之內，同時掄起，惡意地笑着說：「你要是不露武藝，那你可見不了少太爺，你就算白來了這一趟了！並且你也休想走！」鐵芳沉下臉來說：「豈有此理！」忽然這個人的雙鈎就要鈎他的脖子，鐵芳急急忙忙往後退了兩步，甩去了皮襖，鏘地一聲，掣出了寶劍，寒光抖動，怒聲說：「你想比武，可就提防受傷，快閃開！叫我去見吳元猛！」飛虎鮑坤持鈎將那屋門攔住，冷笑着說：「你要想進屋，就先須由我的雙鈎底下鑽過去！」鐵芳扭頭看見那玻璃裏有幾個人都正在向外望着，他就狂笑着說：「吳元猛！你原來是這樣的一個人，真叫我看不起你！……」鮑坤又聳身掄鈎而來，鐵芳展劍相迎，鮑坤的鈎如雕翅，忽而斜擊而來，忽而又掠越着騰起，鐵芳劍似銀蛇，專咬敵心。鮑坤身向旁閃，一鈎高舉，他想要鈎開了鐵芳的劍，而再一鈎將鐵芳的脖子鈎住他。可作不到，鐵芳一劍緊一劍地刺來，鮑坤的雙鈎竟有點亂掄了，身子且不住地後退，這時忽由屋中走出來幾個人，就有人大喊一聲：「住手吧！」鮑坤縮鈎跑到了遠處，那屏門畔站着許多人，都望着鐵芳的劍法而吃驚，鐵芳將劍挽了一條花兒，這才住了，他抬頭去望，見屋內出來的爲首人就是一個身約七尺的漢子，年紀不過二五六，穿着

古銅色緞子面的狐皮襖，脚下是青緞快靴，頭髮很厚，辮子打得很整齊，一張大長腿，籠罩着一層蒼白色，眼睛却非常有神，眉毛好像兩把掃帚，這個人說：「你們不用打了！你的武藝我也看出來了，是受過真傳，可稱得起是朋友，我，我就是吳元猛。朋友……」他把夢日向鐵芳狠狠地瞪，說：「你可也得道出你的真姓名！」鐵芳仔細看了看他，就微微地一笑，說：「我姓王，名叫王仲遠，這還能够改嗎？」吳元猛點了點頭說：「好！就算你叫王仲遠，可是，你是玉嬌龍春雪瓶他們派來的不是？」他的聲音極爲洪亮，夢目瞪得更大更狠，鐵芳却從容地說：「你若這樣說，可見你在甘涼道上徒負虛名，玉嬌龍春雪瓶那是如何的人物？她們若是想來找你作對，還用派人來？哈哈！你太把她們看得小氣了！」

在沙漠草原二十年來，無論何人都不敢提說她們的名字，她們是來無蹤去無影，神鬼不測，我們在此說話，她們就許在你背後了！」吳元猛神色一變，不由得就回首看了看，他又向他身後的那個人一笑，又轉過臉來，陰沉地問說：「我可看着眼熟，好像我認得你，今年三月間，我正在西安府，就看見你跟玉嬌龍同行，你的名字叫韓鐵芳你殺過金刃次歲余旺，傷過戴闔王，你，還敢來欺瞞我嗎？」這末一句話說出來，真是聲如霹靂，鐵芳却臉色也不稍變，就問說：「你是畏懼韓鐵芳嗎？如果你真怕他，那我可以當他，不過，我却不姓韓！」吳元猛一笑，大長的臉上立刻顯着溫和了，他說：「好朋友！向來到此投我的人都是見我一瞪眼，就嚇得暈了，戰戰兢兢地，真叫人看了又可憐，又可恨，獨有你，好朋友！……」伸他的大姆指，點頭而稱讚，又說：「請進屋來吧！」他先轉身，隨着那兩個人進屋，飛虎鮑坤過來，毗着老

笑說：「王老弟！連我都佩服你！來吧來吧，請屋裏喝酒來！」那盧四也趕緊由地下抱起那件黑羊皮襖，給送進屋去，又急忙退出來。鐵芳提劍進屋，就見吳元猛等人還都未落座，吳元猛就笑着說：「王兄弟把劍放下吧！在這裏用不着了，哈哈！」鐵芳也笑了笑，就將劍放在一張大理石的椅子上，他見旁邊並放着一對甜瓜大小的鐵錘，錘上邊有凸起的字，是「元猛」把子有二尺多長，他是很堅硬的木頭所作出的並且有辯裏着藍色跟黃色的帶子，鐵芳早就聽人說過：吳元猛力大無匹，如今見了他這對兵器，却又不由得心中越發地謹慎。他環顧這屋中就見滿壁的字畫跟鏡屏，棹椅，繡墩，全都十分講究，裏面是一大棹豐富的筵席，並有兩個全都身着綢緞，十七八歲的丫環待酒，吳元猛就帶着笑，給身後的人向鐵芳引見，原來一個身穿灰鼠皮襖。有很長的黑髯，身材細高的人就是鎮涼州朱逢源，另一個年約三十許，紫臉膛，中等身材，非常強悍，這就是新從陝西來的，瀟陵大俠呂慕岩之子，鐵爪鷗呂通海，還有一人，剛才根本就沒出屋子現在還輪在一張木榻上，拿着銀煙簽子，翡翠煙槍抽鴉片呢，這人穿的是火狐的袍子，黃臉小眼睛，吳元猛給引見說：「這就是甘涼道上開有十家錢莊的馬百萬。」馬百萬躺在那兒，他倒是確實懶得起身，只點了點頭，呂通海雖然拱了拱手，可是也立時就坐下了，倒是朱逢源，十分地和藹。吳元猛叫丫環搬了凳子就請鐵芳在對面落座，另一個丫環他戴着金鐲翠戒的手來給他斟酒。鐵芳却不動酒杯。吳元猛就笑着說：「朋友！咱們是一見如故，我也不用細究問你的來歷，反正你既肯到這裏來，就算是看得起我吳元猛，你決不能安存着歹心。我這裏也正缺少幾個真正有本事的朋友幫忙，這位朱大哥雖是江湖赫赫有名

的鎮涼州，但因為身體有病，不能太分神管我的這些事，我，你大概也早曉得，我家與那玉嬌龍娘們結下了二十年的仇恨！」吧的猛捶了一下棹子，韓鐵芳不由突又面現怒容。吳元猛就越發暴躁，臉又漲成紫色，說：「王老弟！諒你聽了也得生氣，我父親黑山熊並未得罪過她，並未搶奪她的什麼至親骨肉，但二十年來，她一點也不肯放過，我們雖沒看見她，可是聽說她在祁連山陰山陽不斷尋找，聲言只要找着了我的父親，她就要將他碎屍萬段，因此我這才學武這才交了許多朋友，上次聽說她往東去了，我就追到長安，後來聽說她跟個少年人又回往新疆去了。」

我也就要去，我是想憑我的銅錘與她的寶劍，到底決一高底，雖說她是江湖有名的女霸王，但我不怕她！只是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聲音才稍稍緩和，又說：「前幾天有由西邊來的人，說她已經死了，是由那個名叫韓鐵芳的人給她送了終，不知埋在那裏？這真叫我掃興！要叫我走幾千里地去跟春雪瓶作對，我可又覺得不值得了，因此我才沒往西去，並因為這裏又來了一件事情，須待我親自辦理，不然你來到這裏也就看着我了！」鐵芳就問說：「現在這裏來了什麼事情？」吳元猛把眼一瞪，狠狠地瞪着鐵芳的臉問說：「你真是不知道這件事嗎？」鐵芳搖搖頭，吳元猛冷笑問說：「老弟！你不是這件事才來找我嗎？」鐵芳故意改變了神色並向呂通海，朱逢源二人看了一下，吳元猛就又大笑着說「你不用看了！這兩位也都不是外人，我早就知道你是爲此事才來找我的。」努努嘴，鐵芳斜着眼看看，那馬百萬已經闔着眼睡熟了。吳元猛就悄悄說：「待會兒再提！先喝酒吧！」於是鐵芳也飲下半口酒，那吳元猛却飲下了一大杯，他那張